

尚學求自

醫學求自

硯記

序

東陽吳君余契友也生平慷慨直不阿於身心
性命之學每致力探本源不隨俗論壯
年病誤於醫產爲之廢因憤而習岐黃
術高擁書城旁搜博採積二十餘年雖
其間施治輒效而君恒不以醫自鳴也

乙亥歲予見歸自京師長途勞頓秋患
伏暑屢治無效迺君診視而君亦抱恙君心
不安召瘍醫韓生囑其診脈視色詳察
病象而進告韓生者余之甥姪也君既得
悉證情立方辨明病原且將所授藥品分
其氣味求其切中病所韓持方至服兩劑而

沈疴起冬自此與君過從益密間嘗聆其
緒論觀其方案每治一證必求其病之所
在用法施治幾必洞見肺腑嗣得讀君所
作治暑贅言清辨滯不隨俗尚知於斯
道三折肱者今春血虛盛行得君施治罔
不霍然余甚神之未匝月君即出所著血

證求原論以示余覺於陰陽升降之理臟
腑經絡之分了徹詳明宜其應手奏效也
君又謂余曰予之為此論也實見夫時俗慣
用滋陰力避溫燥未明剋柔相濟之義故不
惜反覆辯論若此日無言之過激而反生
謗議乎余曰不然昔洄溪作慎疾芻言而自

福曰者謂余專用空涼攻伐者不知余為誤用
溫補者勸耳君之為此非為習用滋陰
者勸乎君又恐世之誤以滋陰為概亦可因也
又讀書溫暑異治辨一書雖皆本諸前賢
之論推君之心幾以躋一世於仁壽之域是
直良相同功也因亟勸其并付之梓而後

數語於生端

光緒己卯閏三月高淳愚弟西銘劉勳拜序

自序

昔成周醫藥之事統隸天官冢宰燮理陰陽以治民
病後世則人自爲學家自爲師方書之充棟汗牛者
職是故也然內經仲景書外未有無後議者非相謗
也各有心得而欲以所得者以濟世也蓋醫學淵深
軒岐之室仲景之堂誠非易入世之就簡易而畏艱
深者爲也若以膚淺之學而臨病信丹溪而一以滋
腎信東垣而一以理脾習河間之主火景岳之扶陽

而不知諸賢各挾所長而道行道行而名盛名盛則
以其心得而著書執其習用之法失於偏而不覺後
之學者能取其長而舍其短未始不可也然余謂不
誦內經不讀仲景焉能取其長而舍其短哉世罕良
醫故俗有不服藥爲中醫之戒病則每求謹慎之師
醫者卽習和緩之法平穩之方以逢世而盜名著書
而立說不知景岳之書陳修園猶以爲開便易之門
俗醫又增平穩養病之方俗眼易明之法貿貿者樂

其淺近而由之非特長沙之旨日晦一日而生民之
厄勢將不可問矣是不可以不辨也雖然四海之大
豈無議及者余何人斯不知自藏其拙而書辨論數
則不厭重複力訾其疎豈非不智之甚歟然余讀陳
氏黃氏諸書見其於內經傷寒金匱悉心註解而於
諸賢之說存其是而指其非苦口婆心以冀昌明斯
道今若漠視後學習用時方之法病效於外而伏於
內使可治而變不治之證不亦深可痛哉初學作文

其道有二誘其入穀多熟時文求明理法須習先輩
作文不過求名而治病則救命也余習斯道知難驟
獲嘗戒子孫不可業醫一證不起引爲已過心輪夢
轂寤寐難安及畧悟其理似得中流一柱幽室一鐙
向之戒子孫者轉以訓子孫矣或謂余之治驗甚多
何不續登於此余謂醫不愈病何以云醫醫案之刻
每炫其長而匿其短有愧於心之作也章氏陳氏洋
洋數十萬言方按不過數則緣證情變幻必欲明辨

其理此乃不可不書之按也余說付梓自知狂妄而
招衆議卽有心是之者亦不敢引爲知己惟冀同志
之人精求壺奧指其疵謬而起予焉始遂余之初願
也爰更書名曰求是以俟之暨陽東暘氏吳達自序

醫學求自目錄

治伏暑贅言

血證求原論

溫暑異治辨

咳嗽詳求論

滋陰誤治論

燥濕清源論

內經傷字解

外感寒溫辨
小兒瘡疹說
胃脘腹痛辨

治伏暑贅言

伏暑一證。江以南有如油入麵。伏半年之稱。業醫者亦有是言。余嘗疑之。未敢辨其是非也。予少遊省垣。喜食教門館雞饌。款予者席恒設此。旅居月餘。未嘗閒也。回里病發。醫者視爲虛證。用參地等滋補之劑。致雞毒發於頭面。臥床八越月。費用至千金。後值起予病者。謂初起祇用解毒之藥。費數百文可愈。何至纏綿若是乎。因勸予廣購醫書。畱心斯道。予遂訂爲